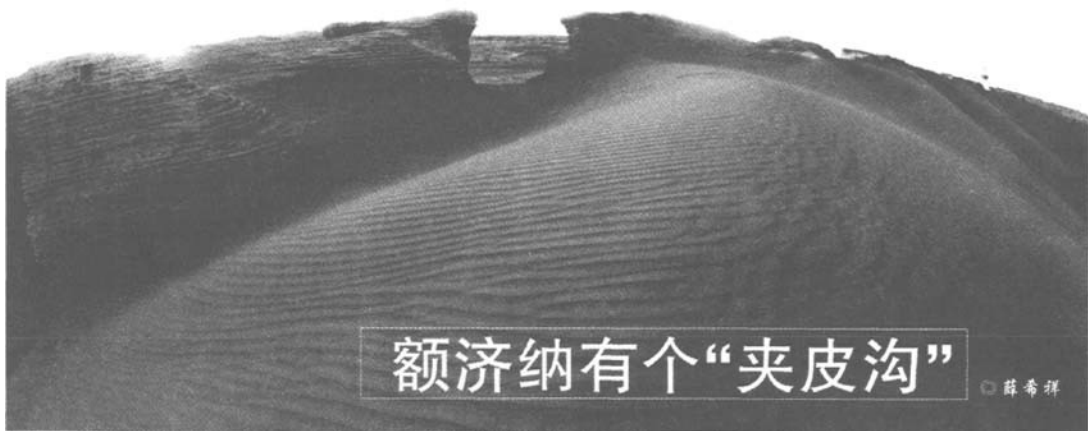


《林海雪原》中的夹皮沟,是个被冰天雪地包围的小山村,革命现代京剧早已把它描绘得有声有色、淋漓尽致,让人们耳熟能详。无独有偶,远在西北的阿拉善盟额济纳旗大漠深处有个地方也叫夹皮沟,名字虽丝毫不差,但景色却别有一番情趣。因深藏秘境,鲜为人知,更使其蒙上了几分神秘的色彩。

夹皮沟在额济纳南部木吉湖西南方的茫茫戈壁滩上,距离木吉湖约几十公里。戈壁是西北特有的地理景观。远远望去,戈壁似乎平缓而单调,一律的灰黑色,很少有变化。其实这只是表面现象,在这看似相同的戈壁深处,有着多变的地理景观,是探险旅游的好去处。骑着骆驼在戈壁滩上漫步,天高地远,海市蜃楼,仿佛永远也走不到尽头。走着,走着,平坦的戈壁上山头突兀,高可摩天。一会儿,这“山”变成了“门”,俨然一扇天门豁然洞开,门中水光涟

涟。然而走到近前,却不见门户之踪影,更无滴水可言,唯有一道缺口下切丈余于平坦戈壁上而已。沿缺口进入盆地,光秃秃的戈壁为勃勃生机的景象所代替:梭梭、沙蒿、白刺、红柳,一丛丛、一片片……

夹皮沟的奇特之处不仅在于有戈壁常见景观,而且在于没有任何先兆,在你毫无心理准备的情况下,突然给你一个惊喜。沿着渐渐倾斜的驼道前行,不觉便步入一道狭窄的戈壁裂隙,再前行突然转弯,眼前顿时一片豁亮,高大的沙山上长满了红柳,沙山下芦苇密布,山与山之间驼道相连,一顶蒙古包炊烟袅袅,一群麻雀在苇丛中喧闹不止,红尘不起,纤罗不动,严冬的寒意悄然遁去。热情的主人端上香气扑鼻的奶茶,喝得人浑身暖流涌动,旅途劳顿立马全无。真不知造物主是怎么设计的,在这漠风凛冽,光秃秃的戈壁滩上竟弄出这么个精巧的暖窝。我带着好奇四处观



额济纳有个“夹皮沟”

◎ 薛希祥

察,蹑手蹑脚摸索到叽叽喳喳的麻雀隐蔽处,当我将要靠近时,机灵的麻雀突然齐刷刷地停止了喧闹,四周立刻静得出奇,我探头向芦苇荫蔽的隐秘处窥探,只见其下一口黑洞洞的井出现在眼前,方圆不过两尺。正在凝神之际,轰的一声,成群的麻雀冲出了井口,吓了我一跳。原来这井并不深,井壁是用戈壁滩上超旱生灌木梭梭的茎干圈套成的,所以麻雀很容易就能接近水面,抓住粗糙的井壁饮水,这使我又是一阵惊奇。通常情况下,戈壁滩上是很难见到麻雀的,这里麻雀成群无疑是因为独特的环境具有吸引力,所以麻雀才会在这里安家落户,并且“人丁兴旺”。看来,麻雀也是有灵气的。我仔细观察周围的地形,发现这是个簸箕形的大凹陷,深约50米,北陡南缓,南宽北窄,东西宽约数百米,我进来时的缺口就在北面。我顺着南面的缓坡走上去,在稀疏的梭梭丛林中漫步,阿拉善红驼在梭梭林中自由自在地采食,旷野恬静,物我两忘,走上坡顶,视野顿时开阔如前。我佩服这家主人的眼力,为他能找到这戈壁滩上绝无仅有的隐秘温暖居所而赞叹。

我猜测夹皮沟形成的原因,可能是远古湖泊的遗存。

因为很早就听人说过,戈壁滩原先被大海所覆盖,后来大海退去,形成了湖泊,再后来,湖泊退去便形成了戈壁滩。对于这种说法,我无从考证,但我却从侧面找到了证明这种说法的合理性证据。少年时代,我在达来呼布镇的自家门前挖菜窖时,竟然挖出了几个贝壳,如拇指肚大小,我觉得好奇奇怪:怎么这么干硬的戈壁滩的沙砾中会有贝壳呢?贝类是水生动物,可见这里原先是有水的。额济纳旗有个苏木(乡),蒙古语叫“亚布图”,汉语的意思就是有贝壳的地方。我多次去过亚布图,并且在那里住过一段时间,那里是额济纳绿洲的腹地,周围全是红柳灌木和胡杨林,但是也发现过贝壳,并且苏木以此命名,我想它与远在百里之外的夹皮沟必然有着某种联系,也许是水,是远古的海水或湖水。星月轮转,沧海桑田,我看到的不过是阿拉善大地历经剧变后的一点。

我带着遗憾沿着原路走上戈壁滩,离开了夹皮沟,一个神秘的地方也在眼前消失得无影无踪了。

(作者单位:自治区人防办办公室)